

B E W I T H — X — Y O U

# 我们最好的十年

“凡是过往/皆为序曲……”

苑子豪 / 作品

YUAN ZIHAO WORKS

畅销书作家

苑子豪 / 首/部/长/篇/小/说

命运悄悄按下重启的按钮 时间流水般的十年

我还是我 而我们不再是我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写给颠沛流离的爱情 / 和永不放弃的梦想

Be With  
You

# 我们最好的十年

YUAN ZI HAI KONG XI

苑  
子  
豪  
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最好的十年 / 苑子豪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2018. 10

ISBN 978-7-5057-4513-1

I. ①我… II. ①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0369号

书名 我们最好的十年  
作者 苑子豪 著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2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513-1  
定价 4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我时常问自己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漫长 是极限 是无尽  
可也是这一刻 就在你刚拥有的这一刻  
就永久失去了 不复重来  
它总是悄悄弃我而去 作无声的告别

十年是一个狭长的想象 也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十年可以做一个无所畏惧的你 也可以被打磨得热血不曾  
十年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样子 也可以让你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但是我知道 无论这十年  
我过得泥泞 灿烂 孤独 热烈 无闻 显赫 狼狈 体面  
无论我失去 我获得 我胜利 或暂败  
无论我爱了 拥有了 或放弃了  
这都是我 是我们 最好的十年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 overlapping strokes that form a unique, abstract shape.



我 们  
最好的十年



*Be With You*

我们最好的十年

---



目录

# Contents

我们最好的十年

---

Chapter 1  
爱情在冬季死去

001

Chapter 2  
回到秋天以前

063

Chapter 3  
你知道夏天的秘密吗

167

Chapter 4  
春眠不觉晓

253

---

尾声 / 310

番外 / 311





## Chapter 1

# 爱情在冬季死去

---

很多感情都是爱着爱着就散了，没什么天大的原因，也没什么不可缝合的缺口，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失望就跟着多了，散了哪里还需要什么理由。那些地老天荒和所谓的一生挚爱，都会被时间抹去鲜艳的色彩，最终融成黯淡的人生背景色。



# 01

“这个婚你想离也得离，不想离也得离！”

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她手里握着一份离婚协议书，眼神里都是决绝。

在女人的斜侧方，她的丈夫正双手拉住她，“我不同意！”

他企图让她冷静下来，可是布满红血丝的双眼和微微颤抖的唇角还是出卖了他的慌乱。

女人冷笑一声，挣开被缚住的手，抄起窗台上的花瓶，狠狠砸在地上。

玻璃噼里啪啦碎了一地，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与对峙。在男人以为这场闹剧终于平息的时候，女人却不知从哪儿拿到了一个打火机，抓住被角毫不犹豫地点燃了。

只一瞬间，铺天的火光燃起，凶猛的火势立刻侵占了大半个房间。烈火熊熊，女人在烟雾与热浪中肆意哭喊，她就站在大火

中间，没多久就被吞没了。

男人跪在地上，无力地哭着，声音像是真空了一般发不出来。他的双手似乎也失去了力量，想捶打地面，却死死抬不起来。

“腾”的一声，方天霖从这个糟糕的噩梦中醒来。

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头痛欲裂，发觉刚刚只是做了个噩梦后才长舒一口气，然后擦了擦脸上的汗。接着，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眉头无意识地紧了紧。

大抵是没有开空调的缘故，客厅里的闷热让他在短暂的小睡中做了一个关于着火的梦。

现在是凌晨三点，投影钟冷白色的光映在墙壁上。

方天霖从沙发上起身，借着光走向餐厅的吧台。

他拿出储存的冰块，轻声放进玻璃杯，兑入威士忌和苏打水，一杯 Highball 就这样动作熟练地调好了。其实他睡前已经是醉酒状态，只是想起刚才的噩梦，胸腔里持续扩散的躁郁感只有这股凉意能压下来。

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场梦，他也忍不住在醒后咒骂了一句：“至少做点什么啊！”

解释也好，哄一哄也好，强势一点阻止一下也好，出了问题不应该及时解决吗？为什么要僵在原地？

好像是忽然想通了什么，他像下定决心一般，转身将杯子放入水槽，轻手轻脚朝卧室走去。

门紧闭着，因为昨晚他又被妻子“隔离”了。

他太讨厌这种“隔离”了，这种冷战似的结了冰的状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还不如直接吵架来得痛快。

这些天，他除了应酬就是在武馆跟着教练疯狂练拳流汗，似乎只有这样，心中的压力才有可能被排出去。

然而每一次回到家，每一次踏进公司，那些令人窒息的紧迫感与躁郁又无孔不入地紧紧控制住他。

走廊拐角处有一盏小夜灯，是一个简单的笑脸图案，此刻好像在嘲笑他。

这个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安晓月选的，从装修风格到家具，但都是依照他的喜好。

她太了解自己了，LED 投影钟，制冰机，酒杯和家里的香薰……

是啊，她太依着他了，所以不会哭不会闹，不会像梦里那个女人一样失控。

而他，也不会像梦里那个男人一样毫不作为。

他把手放在金属的门把手上，他知道门从里面锁上了，但他也知道自己拿了钥匙就能打开。

第一次，他主动打破这种“隔离”，用钥匙拧开了房间的门。

“晓月？”方天霖试探性叫了一声，话说出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这么沙哑。

她侧躺着，睡得还算安稳。

方天霖在她身边坐下来，看着她的眉眼出神。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这双眼睛惊艳到的时刻。

他们是成大校友。

那时候，方天霖刚刚入学，从在成大赫赫有名的话剧社招新会上见到安晓月的第一眼开始，他就再也无法把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了。

那个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一眼万年。

是了，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他们的初次相遇的。

方天霖有点想笑，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这样忆起学生时代，每日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他都要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有点文艺的青年了。

可安晓月还是一点没变，妻子和妈妈的角色从来没有剥夺她身上的少女感，她依然是那个坐在画板前就能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姑娘。

他伸手拂上她的脸，也难怪她总是生闷气，自己确实忙工作太多，陪她太少，越来越没了从前的影子。

他无意扰她睡眠，她却睁开了眼。

迷糊了一瞬间，那双他爱极了的眼睛就恢复了清明，她刚想开口跟他说话，随即想起来好像还在生气中，于是果断翻了个身。

方天霖勾起唇角，被她可爱的样子逗笑了。早知道自己主动破冰能看到这幅光景，以前或许不该独自硬撑。

他轻轻按住她的肩膀，让她面向自己，“还生气呢？我做噩梦了。”语气里带着点儿撒娇的意味。

她不想搭理他，“走开，浑身酒味的酒鬼。”又有点忍不住，顿了顿问，“梦到什么了？”

他笑，“梦到着火了，我为了救你冲进火场，最后我们一起殉情了。”

“谁要跟你殉情，你就抱着酒瓶殉情吧！”说着，她把头又往枕头里埋了埋。

眼看着她的气消了一大半，方天霖心里放松了些。其实倒不是说真的不生气，毕竟方天霖喝醉酒回家，也不是第一次了。于是这莫名的消气只好归咎于此时的气氛了，或许凌晨三点的夜晚总能让人内心变得柔软，否则这次她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你跟酒瓶都吃醋啊？所以没有给我准备蜂蜜水，也没有漱口水。”在看到安晓月没有打算理他的反应后，他又用肩膀顶了一下侧躺着的她，“嗯？”

安晓月翻了个白眼儿，懒懒看过去，“对，你就用 Whisky 漱口吧，适合你。”

方天霖一下子就笑了出来，“所以你帮我搭配着买了新的制冰机？”

她被他问得面上一窘，立刻扯过被子捂住脸。

是了，她总是这样，念叨他太爱喝酒，却帮他买了新的制冰机；埋怨他应酬多，却准备好养胃的汤水；知道他晚归时即使喝醉也不会开灯，怕吵醒她和儿子，她买了很多小夜灯，连钟表都是 LED 投影的，方便照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她，方天霖在面对公司里那些晦暗与流言时，才总是能撑过来。



天亮很晚，



而时间走得很慢。





“晓月，”他声音又温柔了两度，“让我睡床上吧，睡沙发太容易做噩梦。”

她“哼”了一声，没两秒钟，却让出了他的位置。

他终于安稳地躺下来，伸手把她拉进怀里，揉了揉她凌乱的头发。

没一会儿，怀里的人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他低头吻了吻她的头顶，视线落在床头柜上摆着的她画的他们两个人的画像上，此刻昏暗光线里，他们的笑容看起来没有从前那么清晰。

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表象平和之下埋藏的风起云涌。

008 ·



再醒来，已经是天光大亮的时候了。

卧室里阳台的门开着，阳光洒满房间，薄纱帘被风吹起柔软的弧度，不过此刻的方天霖无意欣赏这种美景。

他是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的。

一如从前每一次宿醉一样，他头疼欲裂却不得不强打精神面对工作。

“喂？”

“哟，醒了？”

“废话！”

“昨天还好吧？我可是为你祈祷了一整晚。”电话那头的人是冯一志，方天霖的大学学长，和安晓月同一年级。方天霖读大一



的时候，冯一志和安晓月读大四，两个人分别是话剧社的社长和副社长。谁知道工作之后，对方却成了他的下属。

“那恭喜你祈祷成功。”方天霖握着电话从床上站起来，单手套上睡衣，准备去洗漱。

“真的啊？”对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消息，“居然会有这种事？哎你昨晚明明喝大了，我以为少不了几天冷遇。”

方天霖正要质问他昨天为什么帮着客户一起灌自己酒，冯一志忽然话锋一转，语气正经起来，“方总，我现在在安董事长这边提交本月的财务报表，您那边的情况我知道了，稍后给您回电话。”

随后就是一阵“嘟嘟嘟”的忙音了。

方天霖抬眼，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自己在听到“安董事长”几个字之后，眉头就不自觉紧皱起来。

他是安晓月的父亲，自己的老丈人，也是YC集团的董事长，自己的顶头上司。

大学毕业后，方天霖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水平，一举进入国内顶尖商品进出口公司YC集团，当时他并不知道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业起点，竟然是自己未来妻子家的产业。也没想到，曾经最纯真无邪的爱恋有一天也会被家世镀上一层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阴影。

这些年来，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在“安董事长的乘龙快婿”这样的称呼下显得不值一提。好像从来都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他是否有能力，大家只是知道，YC公司是“他老婆家的”，因此，方天霖“不能惹”。